

中华传统文化精粹

郑板桥诗文书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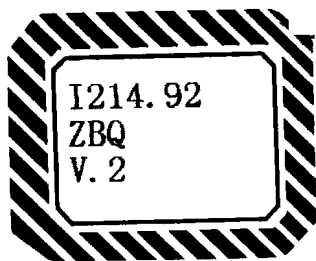
艳齐 编校
(清)郑板桥 著

民族出版社

中华传统文化精粹

郑板桥诗文书画

艳齐 编校
(清)郑板桥 著



下卷

民族出版社

范县衙斋答李萝村

板桥当年习画兰竹，只是乱涂乱撇，无所谓家数，无所谓师承，化费了纸张笔墨，自己拿来涂贴墙壁，自己玩玩而已。此中不知是何冤孽，二十年前画的是兰竹，无人问起，无人谈论；二十年后画的仍是兰竹，不曾改样，却有人说好，有人出钱要买，甚至有人专喜板桥画的兰竹出大钱收买。二十年前他所摇头不要，送他他亦不受者，二十年后却承他如此看重，赞赏到世间罕有，板桥可谓有福气也！然我自家看看，板桥仍是板桥，兰竹仍是兰竹，到底好在哪儿？自家问自家，也问不出一个道理，想是众人说了好，眼里看来也觉好了。

来书谓瑯琊氏欲求板桥画竹，乞足下为之先容，如肯落墨，润

笔加倍报酬，但问画与不画，不计钱多钱少。瑯玕氏如此多财，如此阔大，板桥未曾下笔，早将魂灵儿吓飞九霄之外矣。我闻瑯玕氏富而怪吝，所行多不义。平日与穷人乞丐面上，虽一文之施，亦不轻与，拔其一毛，叫痛半日。今瑯玕主人因求板桥之画忽然作此豪语，以钱财为饵，欲板桥上其钩钩儿，其人之反常乎？其家之变兆乎？此中必有道理。板桥性喜涂抹，终日写字作画，忙得推搡不开，便要骂人；若数日不画，又思一幅纸来玩玩。此虽贱相，亦关性情。至若以金求我，偏不肯画，不请我画，却喜画一幅赠与之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自家也觉索解不得。瑯玕氏多财，板桥早已知之；瑯玕氏好画，板桥今日才晓。方今画家多矣，大江南北之以画鸣于时者，指不胜数，瑯玕氏不求张不求李，乃独求板桥为之画，可谓有缘哉？惟板桥是穷措大出身，最喜金银，也最怕金

银。喜者，喜其能养家活口，救人性命也；怕者，怕它能熏灼心肺，使人改行变节也。若瑯玕氏之金银钱物，尤使人寒心而不肯受用。何以故？惧怕他叫痛而造孽也。写了几幅纸，不曾明说一个道理，到底画与不画？曰：怕他钱多，不画不画。瑯玕氏若再来请托，可即以鄙意相告，彼自绝念。至足下之与板桥，无一丝一点芥蒂在也。

范县署中寄钱之青

舍弟来书，备知故乡近事，冯陶两家讼累，纠缠经年，至今未结，而两家之资财耗损极矣。夫讼则凶终，古有明训，人非鹿豕，岂有白甘对簿公庭，再接再厉，轻于舍弃钱财而不顾者？是必受有极大之冤抑，邻里不能申雪，亲友不能调停，无路可走，乃出而

讼之官，以求平反曲直，一伸其气忿也。然如冯、陶之讼，起因甚属细微，问其何所争，何所恨，只为二分墓地耳。二分墓地，所值有限。所争亦小，何必讼？讼至纠结而不可解，所以然者，端为阁下居中作俑也。或谓讼事初起，本可调停，只因阁下一言挑拨，遂致横决。迨后两家颜面攸关，骑虎难下，不得不孤注一拼，冀获胜于最后。阁下真爆竹上之药线也，一经引发，大作响声。可怕！可怕！冯姓是我家老亲，陶姓自先大父在时即交往，两家与我郑氏都有交关。讼事初兴，舍弟驰书相告，爰即命彼劝导两家息争言和，毋致讼累。无奈舍弟为人谨愿，又端讷而不善说话，结果劝而无功，付之一叹，然犹未如阁下居中作俑也。今舍弟又有书来，始知此事大半系于阁下之口，始则以言挑拨，继则乘风煽焰，推波助澜。云端里看厮杀，的确是好玩，其如重重冤孽，累积而难消

何。闻冯、陶讼累经年，两家所花钱财，半入阁下囊中。彼为二虎，君作卞庄，彼自叫苦，君则欢乐，计亦良得。且谁人不爱钱？谁人不愿富裕？一旦财物充盈，既可自家享福，又可以遗之子孙。一举数得，计亦佳矣。如此有财可发，有厮杀可看，除非呆子，又何乐而不为？然积钱以遗子孙，不若积德以遗子孙，钱有尽时，德无穷期，孰轻孰重，智者自辨。东邻拆屋，西邻造屋，张家卖田，李家买田。彼拆屋卖田者，祖上是何等心计，何等多财？一到子孙手里，如是如是。世事靡常，天理必彰，人又何必忙忙碌碌，百计营谋，使将来多一班拆屋卖田之圣手乎？现成茶饭，是我本分所吃；粗布衣衫，是我本分所穿。非分之物，吃着不久，做官如是，做人亦如是。鱼因贪饵而穿腮，狗因争骨而折齿。鱼狗前车，可不警戒？阁下因广揽词讼起家，年来金多势大，乡人侧目，莫可如何。

乐则乐矣，祸亦种焉。如能幡然悔悟，即将冯、陶两家劝导息讼，为修省入手之第一方，则皇天有眼，一善可以消十恶。他日福德绵长，拆屋卖田，永轮不到钱氏子孙身上，懿欤休哉！

范县署中寄吕楚生

板桥好饮，而楚生不爱酒；楚生嗜赌，而板桥不喜赌。两人之癖嗜不同，而交情深密，十年如一日，未尝有一毫改变也。足下自入都门，忽已年余，不见片纸飞来，岂日日沉湎于赌博，将故人置诸度外？前日齐生南归，转道来署，备知老弟近况，不谓板桥臆料，竟然中的。有味哉，楚生之赌博也！齐生谓老弟近来愈耽于赌，赌兴更豪，尝一夕负五百金，赌兴不衰。骇杀人哉，楚生之豪赌也！

赌博，古时已有。《南史·王僧虔传》：高祖素善书，笃好不已。尝与僧虔赌书数十纸，而不能判高下。高祖问谁是第一，僧虔对曰：『陛下书帝王第一，臣书人臣第一。』高祖大笑。又羊玄保善奕，棋品第三。宋文帝与赌郡，玄保戏胜，即以补宣城太守。此亦豪赌也。赌之为类不一，古有赌书、赌诗、赌酒等，皆出以偶然为戏，迨后以钱财相赌，品斯下矣。我友杭大宗世骏，性最好赌，不负不肯止，或劝之，迄不少悟。尝预制皮衣一裘，备寒冬需用。衣未着身，已因赌而质向长生库中。人有非笑之者，大宗不顾，曰：惟赌最乐，衣服与我何预哉！然大宗卒因此贫乏。赌之为害，可不惧怕？老弟年华壮健，才力过人，正当有为之时，不宜沉迷此中，消磨其英锐之气。丈夫得意，来日方长，一举高飞，前程可卜。何可辜负光阴，耗财丧志，令读书辛苦功夫，尽抛荒于此道中。

乎？板桥见人赌博，自家肚里也曾打算过，假令赌博而能发财起家，天下商贾将尽行绝迹。我只见举债无台，典质无物，因好赌而败者比比也。老弟尝劝板桥戒酒，而板桥不听；我今还以相劝，亦明知老弟未必见听。但劝而不听，总比默然不劝者稍胜，故强学一回道学先生，劝说几句正经话。若老弟以我言为放屁，则亦算他放屁可耳。

范县答鲍匡溪

《明史论》一十四篇，俱已读毕，笔锋锐利，论古超越过人，非摘拾牙慧者可比。吾子近来读史功夫，又精进一层矣。拜服！佩服！十四篇中，于明太祖一论尤卓绝。文章亦非泛泛，读之三覆，饮酒无算。孟子曰：『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』明太

祖意思有誤，惡其言之不善，竟欲出之孔門之外，不知孟子之言有所傳授，非一人之私言也。《檀弓》中穆公問子思論旧君反服之禮，即孟子之言所自出。當日廷臣如以此言折之，我不知明太祖將何以對？

天生民而立之君，民為貴，君為輕，古之為君者深明此義。其自視也如朽索，其視臣也如股肱，是以民安而國治。降至春秋，卫人出君，師曠以為其君實甚，昌言于晉君之前，与孟子告宣王同一警戒之意。至秦始皇尊君卑臣，君恣睢于上，臣諛佞于下，是以民乱而國亡。汉高帝定天下，叔孙通定朝仪，不能法三代理典礼，一切参用秦制。帝曰：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。此言一出，古圣王歆然自視之心，无复存矣。人君皆喜叔孙通之言，恶闻孟子之言。晋侯能容师曠，齐王能容孟子，皆并世之臣也。明太祖不能容二

千年前之亚圣，愚亦甚矣！宜乎开国之初，贤奸杂用，一传以后，靖难兵起，皆此自满之一念有以致之。吾子于明太祖欲撤孟子祀典一事，文中虽曾涉及，但未畅论。衡斋多暇，率书此数百字借代奉答，非卖弄笔墨也。竹楼、源甫近况何似？希致板桥想望之意！附奉兰花便面一页，及时摇拂，如晤故人于二百里外，想当快慰。

范县答无方上人

大师不忘故人，远道贻书问讯，至诚可感！燮宰此土，两更寒暑，疏放久惯，性情难改。因此屡招物议，曰酒狂，曰落拓，曰好骂人。所幸『贪墨』二字，未尝侵及我身半点也。所闻参劾云云，不为无因。燮近来未改其常，心中亦无烦恼，饮酒如故，作画如故。如

其真个去官，抵桩掷去乌纱，还我乡里而已。大师于孙公家见燮所画竹石横幅，因印文有『徐青藤门下走狗』字样，以为太不雅观，大师何不达哉。世之营营扰扰，奔趋如狗者众矣。大师春秋七十，目所见，耳所闻，怪怪奇奇之行数当不少，大师曾无一语以为怪，乃于燮印文中著一狗字，独惊异以为怪。何不怪世之营营扰扰，奔趋类狗者之行，而独怪印文中之狗字乎？世事纷纭，人情幻忽，人而狗行者，秦镜难穷，温犀难遍。人不如狗，莫说绝无，或者竟有。反之，狗胜人者，若古人文集中所记义犬，见非一见；所谓顽奴黠仆，破家陷主，其不及狗者也多矣！燮平生最爱徐青藤诗，兼爱其画，因爱之极，乃自治一印曰『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』。印文是实，走狗尚虚，此心犹觉歉然。使燮早生百十年，而投身于青藤先生之门下，观其豪行雄举，长吟狂饮，即真为走狗而

亦乐焉。山阴童钰诗曰：『尚有一灯传郑燮，甘心走狗列门墙。』
今为大师诵之，不知再以为怪否？

范县寄朱文震

曩日索予画，因意兴不到，勉强而画之，目视不慊于心，遂撕毁，久未以报。昨有故人贻予狗肉，烹手高妙，质味上乘，如获异宝。亟以之下酒，大快朵颐。不尝此绝味盖半载矣。酒后，兴忽来，遂濡笔酣墨，画此幅石以贻青雷。青雷看看是否当意？米元章论石，曰瘦，曰绉，曰漏，曰透，四字可谓尽石之妙。而东坡乃曰『石文而丑』。一著丑字，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处。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，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。东坡胸次，其造化之炉冶乎？予今画之石，丑石也，丑而雄，丑而秀。丑至尽头，越显其雄秀之

致。青雷见此幅，室中倘有元章之石，当弃而弗顾矣。何快如之。

潍县署中寄郭南江

棕亭来，出足下所著说经之文，包括《易传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，文凡三十有七，洋洋巨观，足使小儒见而咋舌。足下又识言于后，谓文有不是处，要请板桥指正，板桥何敢焉？惟中有《越人关弓》篇，愚意似未曾参得要义，姑为之说，一作商量。

《孟子》：『有人于此，越人关弓而射之，则已谈笑而道之；其兄关弓而射之，则已垂泣涕而道之。』朱子、赵氏皆未细释其文，自来亦无人精详说过。解之者曰：越人关弓而射之，已不过谈笑而开道之；其兄关弓而射之，则恐限兄于杀人之罪，已必垂泣涕而劝道之。被射一人，谈笑涕泣又一人，合之越人，其兄，凡四人。或又

曰：射之，射己也，越人将射己可以理喻，可以情遣，谈笑道之，亦横逆自反之意。其兄将射己，则人伦之大变，故必涕泣。是以有人于此之人，为谈笑涕泣之人，亦即被射之人。《文选》左思《吴都赋》，刘氏注引《孟子》作『越人弯弓而射我』，可见其说由来久矣。

余谓二说皆涉迂曲，于引义不甚切当。越人、其兄当一读。有人于此，于越人而欲射人，所射者越人，与己何干？于其兄而欲射之，则哀痛迫切，是有不能已者。《小弁》之时，申缙西戎方强，王室方骚，为之傅者，习见夫龙螭作孽，糜弧告灾，哲妇倾城，青宫失位，逆知驪山之祸，有甚于关弓而射其兄者。故悲怨之积，作歌告哀，冀幸君之一悟，所谓亲亲也。考之毛萇《诗传》引《孟子》云：『有越人于此，弯弓而射之，我则谈笑而道之』，明以所射之人

为越人，如此说，义既直截，与《小弁》亦切于事情。夔向不喜细考细究之文，今因读大文偶然触悟，特地写出一观。义之当否，不可强同，且勿笑为饽饽上剥芝麻也。

潍县署中寄陆伯仪

夔方生子，兄已抱孙。我与兄年相若耳，而一则得子已晚，一则抱孙甚早，人生之遭逢苦乐，岂可以常情测量哉！忆彼此少年时，兄台豪气凌云，才华飙发，谈文古庙，纵酒山家。谓不得一官，情甘磨穿铁砚，埋头于书本中老却此身。乃曾几何时，兄台因慈亲老迈，奉养任重，不忍弃家远游，以故两番铩羽，即舍弃举业，务农事亲。天伦之乐，绝胜名题雁塔，可谓善事其亲，善用其身者也！兄自太夫人弃养，即亦不思再举，及今二十有余年。家园久